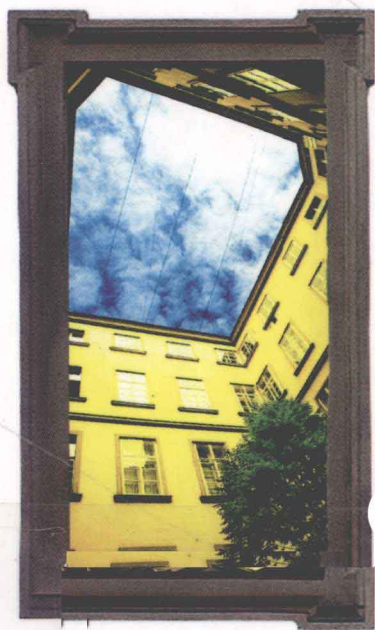


挂在城市 上空的忧伤

彭晓玲◎著



NLIC 29/069/664

不知不觉间，时光业已走过不少轮回。

而今，小城自是往日的小城，

浏阳河依然是浏阳河，

可皆非往日模样，已笼上了新潮，

时尚，还有点世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当代青少年散文读本 张海君/总策划

挂在城市 上空的忧伤

彭晓玲◎著



不知不觉间，时光业已走过不少轮回。

而今，小城自是往日的小城，

浏阳河依然是浏阳河，

可皆非往日模样，已笼上了新潮，

时尚，还有点点世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彭晓玲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当代青少年散文读本)

ISBN 978-7-206-07346-5

I.①挂… II.①彭…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3726 号

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

著 者:彭晓玲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晴晨工作室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346-5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信脚子黄毛

淮川旧事	3
飞鸿何处	14
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	17
聆听河水	25
咖啡时光	28
葱绿的园子	31
逛逛古玩市场	33
远去的老街	36
最后的洋屋	39
阳光里的墓地	42

第二辑 且行且思

穿行于寒冷与温暖	47
海南之行	50
旧梦依稀	58
赤壁寻梦	64
崑山行	66
微雨芙蓉楼	71
琴台知音	73
走近纳木错	75
西行札记	78
行于湘江之滨	85



小雁塔记游	90
来到丽江	92
哦,泸沽湖	100
蓝绒绒的天池	103
遥遥的刺桐城	106
我是人间惆怅客	114

第三辑 凡尘况味

感念寒冷	121
守候又何妨	124
鸟巢在树上	126
逝如夏风	128
乡间祠堂	131
遥远的女人	133
伤 逝	135
永远的怀念	138
走进大围山	140
心灵之约	143
遍地传奇	149

第四辑 遥望故园

话说葛家	155
乡村记忆	167
梦里麻雀	182
青青竹笋	185
童年的柿子树	188
走在山脊	191
乡村·紫薇·女孩	194
香香的蕪菜	198

第一辑

信脚子黄毛





淮川旧事

信脚子黄毛

003

第一辑
信脚子黄毛

黄毛并不姓黄，因其皮肤呈金黄色，胸前、手上、腿上也满是粗粗的金黄色的毛，人不知其姓名，问之却顾左右而言他，故皆称之黄毛。

黄毛是个怪人，除不会讲洋话，各省的地方话他都讲得像模像样。其实，黄毛只是淮川与江西搭界的湖塘铁山界人，自幼只身在外流浪，讨过饭，打过工，做过店铺的小伙计——除偷盗抢劫，他什么都干过。他虽长得尖嘴猴腮，身体单薄瘦长，但他那一身功夫，直叫人竖大拇指。

若是喝醉了酒，黄毛偶尔还会吹自己当过红军：“1930年红军打长沙时，我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那死的人呀，东屯渡摆满嗒！”当警察局传他时，他又会满口否认：“哪里是当红军，是拉去当脚伙子哩！还好我跑得快，才有今天自由自在呢！”警官拿他也没办法，只得让他回家。待刚走出警察局大门，黄毛便向地上吐唾沫：“哼，你伢崽在老子面前摆什么谱！你还嫩哩！老子在红军里当过排长哩！”

黄毛确实是1930年后才在小城淮川落户，其时，他无家无业，无依无靠，便在汽车站后树山坪的烂屋里安身，有时帮汽车站卸卸货，有时帮旅客挑挑行李。可他嗜酒如命，工钱一到手，便即刻送到酒铺里了。黄毛很想当箩脚夫子，赚钱多些，但他又不是老淮川城人，便插不进，不过，机会倒是送上门来了。

这天一大早，公和庆爆庄急着和长沙联系一批业务，老板教佬便赶到河背南市街邮政局打电话。邮局只有一部单机，摇了半天，都没摇通，急得教佬团团转。这时有人向教佬推荐黄毛，听说黄毛腿脚功夫不错，不如让他跑一趟长沙试试看。实在没有其他好办法，教佬便赶紧去找黄毛，给了他一封信、一块银元，请他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将信送到长沙浏清宫旅社老板，回头还有重赏。黄毛嘿嘿一笑，放心吧，教佬，绝对没有半点问题。之后，黄毛接过信拔腿就跑，一路紧赶急赶，翻蕉溪岭，过洞阳，仅中途在永安喝了一



大碗酒，天刚断黑就赶到长沙，将信送到了浏清宫。在那喝了一大碗酒，吃了一大碗红烧肉，黄毛接过回信又往回跑。第二天天刚亮，教佬正在院子里打拳，一眼瞧见黄毛笑嘻嘻来了，便火气攻心，大骂道：“你这畜牲，都一天功夫了怎么还不来长沙，误了我的大事我可要你的命！”黄毛也不争辩，笑嘻嘻地将回信呈上，教佬接过一看，大喜，指着黄毛的鼻子似骂非骂：“你这鬼家伙，硬是飞毛腿！说，要赏什么？”黄毛笑着说：“您就赏碗酒得了！”“要得，走，到小桃园去！”教佬便领着黄毛来到小桃园饭庄，黄毛一口气喝了两斤白酒，一盆卤菜，一大碗红烧肉，一大碗肉丝面。吃完之后，黄毛嘴一抹，道了声谢，唱着戏文，飘然而去。黄毛的“飞毛腿”功夫便不胫而走，当时淮川城就盛传“打电话还没有黄毛的腿快。”

黄毛平日里都是嘻嘻哈哈，经常一副醉醺醺的模样，没个正经相，不想他却与当时淮川城大名鼎鼎的作霖矮子起了冲突。作霖矮子“教佬”之称，被庆教取而代之后，依然没有半点收敛。那天，黄毛从周家大屋路过，见作霖矮子正欲奸污一个贫民女子，便气忿忿地上前堵住作霖矮子，破口大骂。作霖矮子也不回话，飞起一脚，踢向黄毛下阴。黄毛双腿一夹，便夹住了对方的脚。作霖矮子急了，便使劲将脚往外抽。黄毛嘿嘿一笑，双腿向前一送一松，作霖矮子便跌了个四脚朝天，黄毛与围观者一道乐得哈哈大笑。作霖矮子从地上狼狈地爬将起来，指着黄毛狠狠地说道：“你狗日的等着瞧！”黄毛无所谓地笑笑，便与他人一道喝酒去了。

刚在一家小酒馆坐下来，楚荆山龙头大爷陈泰湖便走了进来，也不说话，将一双筷子放在黄毛茶碗右边。黄毛当然明知来者是谁，也不吱声，忙将那双筷子横放在龙头大爷茶碗前面。见状，陈泰湖大吃一惊，问：“老大可有门槛？”

黄毛站起，恭敬回答：“不敢沾祖师爷灵光！”

问：“贵前人帮头上下？”

黄毛依然恭立：“在家子不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江淮泗，张师上光下兴，祖师潘上下，曾祖师李上下，传造师程上下，引见师刘上下！”

问：“请问老大哪座山？”

黄毛双手按桌角：“好说，敝帮兴武六，敝家师江西省赣州人氏！”

此刻，陈泰湖以拇指和食指相接，合成一个圆圈：“义气团结，互帮互助！”

黄毛心知龙头大爷已认自己乃帮中之人，立即用右手拇指收于掌心，抱向胸前，恭敬地答道：“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龙头大爷这才言归正传：“兄弟，哥子前来是承红旗五爷作霖矮子所托，约你明天到状元洲比试手脚，兄弟手头怎样？要不要哥子帮忙？”

黄毛也不正面问答：“大爷，作霖矮子也是楚荆山的？我帮十戒第一戒就是戒万恶淫乱，身为红旗管事五爷难道不知帮规？”

陈泰湖忙道：“兄弟，算了，一家人莫伤和气，明天的事我给兄弟摆平！”

黄毛立起身来，双拳一抱：“大爷，小子是兴武六门下，不能灭了祖师的威风，明天之会，小弟领了，大爷请回吧！”

次日，黄毛悠悠地赶到状元洲时，作霖早已带了十几个徒弟站在那儿，陈泰湖也到场了。黄毛不慌不忙地上前见过龙头大爷，眼角斜了斜作霖矮子：“大爷，今天是打群架，还是单斗呢？”

龙头大爷说：“依我帮规矩，当然是单斗！”

黄毛故意说：“这十多个人，我和谁斗？”

龙头大爷：“当然是作霖！”

黄毛：“要是矮子打输了呢？”

这时，龙头大爷自告奋勇地说道：“就让我来做个中好了！”

作霖矮子对龙头大爷一揖：“您老做中最好，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话还没说完，趁黄毛不防备，飞起一脚，直扫黄毛下盘。黄毛一直在静观其变，见其搞偷袭，趁他下蹲扫腿之际，突然飞起双腿往他双肩一蹬，咔嚓一声，作霖矮子双肩骨已被卸了。作霖矮子当即躺倒在地，痛得在地上打滚。十几个徒弟便一哄而上，黄毛忙双脚在地上一扫，大大小小的卵石往四处飞去。这下可惨了，十几个徒弟都被卵石击中，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这一战，黄毛的“铁腿”又闻名了，作霖矮子却颜面扫地，在小桃园办一桌酒席，向黄毛赔礼。黄毛在桌上敬了龙头大爷和李教佬各一杯酒后，一口气将一壶酒吞光，将壶重重地一放，谁也不瞧，便飘飘而去。

这之后，黄毛依然是黄毛，当当信脚子，当当挑夫，依然好打抱不平，依然嗜酒如命。

至1949年淮川和平解放前夕，因嗜酒伤身，吐血不已，使人请教佬到床边，流着泪说：“庆教哥，红军回来后，告诉杨勇哥子，黄毛没有给他丢脸，没有给红军丢脸！”

言乞而终，葬于小城城外青阳山下江大仙人庙后。



金凤四姐

金凤四姐原姓李，淮川西乡镇头人，在家排行第四，说起来，并不是排行第四便叫四姐，人还称之四妹、老四、四姨呢。

15岁的四姐，就像一棵水灵灵的荷花，洋溢着乡野的清香清秀清气。一日，她爹在船帮中的好友甘青又上她家来了，也禁不住夸李父好福气，四姐是如此漂亮。说来四姐倒是个可怜人，娘去世早，就靠爹帮人家撑船，拉扯着九个儿女艰难过活。李父抬头瞄瞄四姐，苦笑着摇了摇头。四姐知道甘青走南闯北几十年，眼光比爹要活泛，便背着爹央求甘青带她到城里去做工，也好赚几个钱帮帮爹。

甘青想了想，便满口答应了。几天后，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的下午，四姐挎起布包袱，悄悄地随甘青踏上开往淮川城的舢舨。只是四姐无从知道，就在那天下午，一阵风吹过，她家屋前那满树桃花，竟然落了个精光，粉红的花瓣在树下铺了厚厚一层。

当船在城里红丝桥码头靠岸时，四姐怯怯地随甘青走下了船。就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四姐看着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高大结实的城墙，还有一幢幢的青砖瓦房，宽宽的青石板街，兴奋得满脸通红，心怦怦直跳。走进码头附近的清新旅社，四姐随甘青见过老板陈守益。陈守益见四姐清爽漂亮，怯怯的模样，便爽快地将四姐留下，让她帮着收拾房间、招待客人进餐。

陈守益，乃浏阳洪帮当家三爷，更是楚荆山三排桓侯，当家管粮台，人称陈三爷。由此，清新旅社在淮川城十分有名，其住客大都是浏东的树老板、纸老板、船老板，及过路的洪帮哥子，城内的老板也常常来此开开房间。四姐在此干得挺顺手，不再为衣食而忧，人长得比来时更美了，常常令带着姑娘来此开房的老板垂涎三尺。四姐看到那些姑娘穿金戴银，花枝招展，吃香喝辣，总觉得虽有说不尽的风光，但毕竟是在男人堆里混，真是自己作贱自己。为此，陈老板三番五次游说四姐接客，四姐硬是不眼红也不为所动，说自己已许了人家，干不来姑娘们的活。

甘青有时也来看看她，总是劝她年轻时多挣几个钱，一来可帮衬家里，二来还可防老。若不是她爹一病不起，妹妹前来告急，四姐断断不会走上做姑娘的那条路呀。那天，当陈三爷再次提起让四姐接客时，四姐的眼泪滚滚而下之后，点点头就应允了。陈三爷喜出望外，赶紧请专人来调教四姐，唱歌呀，识字呀，弹琵琶呀，足足忙乎了几个月。如此便到了四姐来淮川城的



第二年秋天，当秋风吹着落叶四处乱飞时，四姐迎来了她第一个客人，城内大名鼎鼎的爆庄老板贾爷。贾爷生意做得好做得大，是淮川商会会长，人很爽快也乐施好善，不过，家里妻妾成群，却常在外拈花惹草。

当晚，四姐装扮一新，更是楚楚动人，贾爷自是喜不自禁。可贾爷万万没想到四姐还是黄花大闺女，对此更多了几份怜爱，随手赏了四姐三十元大洋。仍在瑟瑟发抖的四姐，自是又喜又悲，想现在自己既已走上了做姑娘这条路，平日也听说过贾爷懂得怜香惜玉，不如今后就靠着贾爷吧。于是，当第二天一大早，贾爷恋恋不舍时，四姐便柔柔地扯着他的衣袖，流着泪说：贾爷，小女子现已是你的人了，若大爷不嫌，小女子愿一辈子服侍大爷！看着四姐含泪的杏眼，贾爷的心酸了，忙反过身抱紧了四姐。随后，贾爷便叫来陈三爷，丢给他一大笔钱，说，四姐今后就归我了！

陈三爷又是何等人物，赶紧张罗着给四姐换上好的房间，让她只管用心服侍贾爷。红丝桥离贾爷的编爆庄很近，贾爷便时不时来四姐房里留连，有时干脆就留下来过夜。四姐将贾爷给的钱，悉数寄回了乡下，爹的病一天好过一天，她更是一心一意待贾爷。陈三爷见四姐攀了高枝，便劝说四姐入了紫荆山，封为金凤四姐，并取艺名桂兰，四姐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帮内的则叫她老四。

贾爷家大业大，家里成群的妻妾却只知道吃喝玩乐，争风吃醋，常令贾爷大为恼火。而四姐的善解人意，四姐的聪慧温柔与不张扬，自然深得他的欢心。贾爷在四姐这留连的时日渐渐多了，常与她谈谈生意场上的事情，甚至还带她出入一些生意场上的应酬，有时则干脆将四姐带回贾府，令府里的人叫她四姨。一来二往，四姐对于编爆庄生意也略知一二，也没惹起贾爷妻妾的忌恨。见此，贾爷便将四姐接到贾府，放手让四姐替他打理家事，成了贾府实实在在的管家。

贾爷生意上很精明，于家事却一向是甩手掌柜，老太婆也万事不管，只管吃斋念佛，乃至姨太太纷争不断。偌大一个贾府上上下下百多号人，各房之间彼此不服，没有哪天不吵没有哪天不闹。年轻柔美的四姐也不恼，脸上挂着浅笑，处事自是小心翼翼。倘逢姨太太有了争吵，她四姐总是第一个跑到吵闹现场，柔柔地倾听柔柔地劝解，将其劝回自己的房间。之后，又一一上门，或陪其聊天或陪其看戏或陪其去做衣服，使尽浑身解数哄其开心。渐渐地，府上各项事务让四姐打理得清清爽爽，也清净多了，就连爆庄年长的先生们也实心实意地称之为老四。

在四姐眼里，贾爷就是她四姐的福星，她愿为他做任何事。且一年下来，



数不清的银子自她手头流过，自然对贾爷的家底和经营状况了如指掌。于是，趁贾爷在家高兴地喝小酒时，四姐便柔柔地提议：不如扩大经营范围以营利，参与慈善事业以沽名，辞去商会会长以远离政界。贾爷当场并不言语，过后不久便辞去了商会会长职务，只领了一个慈善堂董事的虚职，且用心投身于增设外埠分庄。四姐自是心领神会，在正街上新购一门面，开了一家斋铺，专营各式糖果糕点，每月收入则以贾爷的名义接济慈善堂、孤儿院、育婴堂。从此，贾爷在淮川城美名大振。

解放说来就来了，其时，已是四姐在贾府的第六年了。贾爷虽是大资本家，却因没沾国民政府的边，又多有善举，新政府并没有为难他。可贾爷自知大势已去，略略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大老婆、大儿子，挑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悄悄地走了。至于，走到了何处，众说纷纭，谁也说不清。

于是，偌大的一个贾府陷入了混乱，四姐便携了一个包袱，离开了贾府，也没回老家镇头，就在城东租了一间破房住了下来。不久，经人说合，四姐与一名宁乡籍水手结了婚。水手原以为白白捡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还能凭空得不少的银元，谁知四姐如秋天的落叶迅速枯黄，更是囊中羞涩。水手如意算盘落空了，便时不时在外喝醉酒，回到家便狠狠地揍四姐，狠狠地骂道：你这蠢货，在贾爷家干了那么多年，成千上万的银元打手上经过，就不知留下点给自己花？四姐也不分辩，任水手拳打脚踢，硬是一滴泪也不掉。

到第二年春上，四姐便死了，水手让人用破草席卷一卷，随意在郊外找了地方埋了她了事。

锯匠王子清

旧时，走在淮川城街上，随便问问，便发现有不少江西人，且不少都成了叫得响的大老板了。王子清倒是个意外，他是湘潭乌石垅人。他来淮川城闯荡，说起来还与当时淮川县县长文子纯有关。文子纯也是湘潭乌石垅人，有次回老家与人闲谈，说淮川城里爆竹庄很多，运出去的编爆得用木箱装，做爆竹箱肯定赚钱。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要知道乌石垅乃木匠之乡，这里木匠特别会锯木板。年轻的王子清听了之后，不由突发奇想，在家没有什么出路，何不去淮川城闯闯？王子清便只身一人背着工具，搭顺风船来到淮川城。到了淮川城，王子清没有急于找文子纯，只管在淮川城四处走走看看。在西正街，他看到成群的爆竹庄；在浮桥码头，他看到了成堆的爆竹箱；而在柴家巷，他也看到了一家家的木材铺。于是，他便知道，淮川城内爆竹业一派



繁荣，爆竹箱销路出奇地好。可柴家巷的木匠大多来自浏阳北乡，靠做家俱赚钱，做爆竹箱则不大上心。箱子钉得不扎实，板子也厚薄不均，模样难看又不经用。可爆竹庄的老板不满意也没办法，实在找不到专做爆竹箱的木匠，只得听之任之。

之后，王子清才去找老乡文子纯，说他想在淮川城做爆竹箱。文子纯大为赞赏，便替他找到公和庆老板教佬，要他关照老乡王子清的生意。王子清独自跑到公和庆，找到老板教佬，说，请你告诉我爆竹箱的规格，我做几只木箱给你瞧瞧，你认为满意了再用我做的木箱不迟。矮胖的教佬瞧瞧高大年轻的王子清，见他眉宇间一派坦荡，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便也爽快地说道：“只要你做得好，你做多少我就销多少！”王子清自是大受鼓舞，赶紧采买些木头，在西门口菜园坪空地上摆开架势，一口气做了一批爆竹箱，摆在院子里。当教佬来察看王子清做的爆竹箱，不由心里暗暗地喝彩，箱子既方正又精致，没用半口钉子，一律采用公母楔，便由衷地赞道：“箱子做得实在漂亮，只是不知结实不结实？”王子清也不多说，随手拿起一只箱子往地下一摔，箱子在地上滚了几滚，却毫发无损。教佬大喜，忙问道：“你打算卖多少钱一只？”

王子清反问道：“你们以前多少钱一只呢？”

“一块银元两只！”

“那就一块银元两只半，你看行不行？”

“可以可以！”教佬忙不迭地说，“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保证质量，你做多少我就要多少！”

教佬乃鞭炮同业协会会长，向来以诚为信，绝对一言九鼎。王子清闻言大喜，赶紧赶回老家，招来了一批木匠及年轻学徒。随后，他便在城西菜园租了一块空地，搭起了一个大棚。毕竟是家乡人，文子纯便出面做中间人，使王子清顺利地在南门口刘大兴木材店，赊了一篙杉树，约摸100多立方米。择一个黄道吉日，王子清燃过一挂长长的鞭炮之后，指挥大伙儿锯木板，刨木板，做木箱，热热闹闹地忙乎了起来。没多久，一大堆爆竹箱便摆在菜园棚前坪了。王子清便跑去找教佬看货，教佬则又叫上了双生福、太美、吉利等爆庄的老板，大家看到那方方正正的爆竹箱，便不由眼睛一亮，纷纷上前仔细察看，依然是又轻又整齐の木箱，每块木板足有三公分厚，且见不到一口钉子，摔打起来也安然无恙。于是，几位老板纷纷定下了自己所需的爆竹箱，那一篙树所做的爆竹箱便一销而空，王子清除偿清所欠树钱外，还足足赚了一篙树的钱，足有三百块银元。



自此，王子清的大名便传遍了淮川城，爆庄老板纷纷慕名来找他定做爆竹箱，王子清的生意自然越做越大。赚了钱的王子清，不买田不置地，却跑到大围山去买成片成片的青山，之后便派徒弟去山上砍树，再请人自大溪河放排到淮川城，又都用来做爆竹箱。没几年，王子清成了地地道道的老板了，依然，见谁都一副眯眯的笑脸，依然与徒弟们一道锯木板做木箱，忙得不亦乐乎。

县长文子纯见他为人厚道，便将自己平日里所搜罗的钱财大都交给王子清，让王子清想办法替他放给那些急需周转资金的老板，也好赚些利息钱。得到这一大笔钱，王子清便如虎添翼，干脆将城西菜园那 20 多亩地全部买下来了，建起了一座大院。那院子可真大呀，自城西街一直延伸至河边，面街便是一间大大的鸿钧吉爆竹庄，面河便是木箱厂，中间便是住家的院子里，院子里还挖有两口池塘。锯木板累了，王子清便会搬着矮板凳，坐在塘前钓鱼，默默地想着心事，谁也不能打扰他。至于，王子清如何放高利贷，有没有放高利贷，他一直讳莫如深，不过，他从来都按文子纯的约定标准，按月结息给他。

淮川人对外来人一向苛刻，王子清虽已今非昔比，又有文子纯撑腰，但人们谈起他时，依然会不屑地称他为王木匠。王子清虽依然一副眯眯的笑脸，但内心还是非常不痛快。倘有人叫他子清先生，他的笑容灿烂成一朵花，说什么也得请人到馆子里喝几杯。于是，人们都知道，他爱听人们称他“子清先生”，求他帮忙时，只要叫他一声“子清先生”，便会比往日顺畅得多。

也许是穷人家出身吧，王子清手里开始有钱时，虽不将钱送到福利院、育婴堂或慈善堂，可逢年过节他便会穿起飘飘的黑长袍，怀里揣着事先在刘阜记米店里开的条子，有一升两升五升甚至还有一斗的印记，在浮桥码头徘徊。这一天，拖儿带女的乞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年老体衰的穷人，全都聚到浮桥码头，站在王子清跟前，恭恭敬敬地叫声：“子清先生，请拜年（节）啰！”王子清便会笑眯眯地从怀里摸出一条印有刘阜记字样的纸条，笑眯眯地塞给对方。至于是哪种字条，子清先生从来都不会乱拿，看看对方的情形就定好了。一直坚持到淮川城解放之时，至于王子清到底送出了多少石米，他自己都没有数了，更别说旁人了。

1954 年，全国上下蓬蓬勃勃地开展合作化运动，新政府动员王子清带头成立了淮川木箱生产合作社。木箱合作社如期成立了，可他坚决不当社长，只愿当一名普普通通的采购员，且将自己家所存木材全部捐给了合作社。到 1958 年，大跃进开始了，木箱社与木业社合并，成立了淮川木业生产社。王



子清却不声不响地带着一家人离开了淮川城，到长沙食品厂当了一名专做木箱的工人，在那带了一大批徒弟。第二年，王子清又带领徒弟成立了老龙潭木工厂，自己依然专门跑供销业务。此时，社教运动开始了，王子清的老底被人揭出来了，说他是淮川城的大资本家，与反动县长文子纯关系密切，档案上还记载着文子纯贪污的本金都在他王子清手里。得到消息时，王子清正在河南信阳出差，一向小心谨慎的他竟在上火车时摔了下来，摔成了重伤，手脚无法动弹。既然如此，人们也就没必要与一个快死的人较真了，王子清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68年，王子清突然跑回淮川城，找到当时的县革委会，说他自愿将自己所有的房产都捐给政府，留几间住房给他即可。例行公事之后，王子清又悄悄离开了淮川，从此再也没回过淮川，他留下的那几间房屋自然不知所终了。

花鼓戏旦角高二

说起淮川花鼓戏艺人，淮川城关高二便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高二祖籍江西吉安，小时候就随父流落到淮川。家里实在穷得叮当响，不到十岁的高二便与其兄提着竹篮，贩些瓜子花生蚕豆，在小城茶楼酒肆戏园兜卖。说不上什么缘由，高二最爱钻戏园后台，特别是淮川城最大的陶陶戏院。很多时候，登场开唱之前，演员们已然化好了妆，戏却还未开场，在后台无事可做，便随意走走台步，抑或哼哼戏文。此时，高二便双目灼灼，赶紧放下篮子，跟着旦角走台步跟着哼戏文。旦角们觉得这小男孩真是好玩，便任由他学，时间宽裕的话，还会偶尔教教他。日子一长，瑶旦的台步和唱腔，高二竟像模像样了。一次，益阳一戏班来陶陶演出，高二照例来到后台，但见高二轻摇罗扇，迈着碎碎的莲步，时而赏赏春花，时而扑扑蝴蝶，嘴里哼着：“春季里，百花开……”在场的名角玉金佩大吃一惊，想不到这十来岁的白白净净的孩子竟有如此功底，一颦一笑楚楚动人，一招一式宛若流水，便问他：“小兄弟，《捉蝴蝶》唱得如此之好，谁是你师父呀？”高二眨了眨眼，狡黠地看了看玉金佩：“我的师父是宝玉爷的玉，上字金，下字佩！”玉金佩一愣，随即大笑，心里不由暗暗称奇，真是机灵的孩子。此时，茶房赶紧过来凑趣：“玉老板，你就收下这伢崽呀，无娘的孩子怪可怜的呢。”随之，茶房一五一十地说起高二的身世，直说得玉金佩眼泪涟涟：“好，小高二，就收下你，可得用功！”高二喜出望外，赶紧伏地即拜。自此，高二正式随玉金佩学戏了，



高二一点就通，常常令玉金佩大为惊奇，直至玉金佩的班子在陶陶合同期满，师徒才洒泪分别。

很自然地，高二唱小旦很快就唱出名了。每至春节，那些耍茶灯的凑拢班子，都抢着找高二兄弟，高一扮武生，高二扮小旦。高二扮相漂亮，嗓音圆润，许多人迷他，每到一地，总是人山人海。过了正月，淮川东南西北四乡，富人家生日喜庆、起屋开张，依然爱请高二的草台班子唱几天戏。高二的《捉蝴蝶》、《放风筝》成了淮川人百看不厌的戏，也成了高二的拿手好戏。许是太迷戏，戏里的高二极其妩媚，一举手便是翘翘的兰花手，一投足也是娇羞的莲花步，加之俏丽的脸，杨柳腰，不知底细的人常误以为高二实则是娇羞的妙龄女子。

民间传说，高二曾嫁过几嫁，当然，这是以讹传讹了。话说高二名声愈来愈大，便趁机自己搭班在淮川城各大戏院唱戏，唱得最多的便是陶陶戏院。在戏里，高二是风情万种的美女子，眼波妩媚流转。但一卸妆，高二总是一袭灰色长衫，一副文静自律的文弱书生模样，不过，倘若出城演戏，他则常常作女子装扮。任富家子弟如何邀其外出游玩，高二总是婉言谢绝，能推则推。硬是无法推脱，高二也是打扮得清清爽爽而去，除了唱几句戏文，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从不与人打情骂俏。不过，倒却有个笑话：有一年，白沙一廖姓老板的纸槽开张，特派人到城里慕名请高二的班子去唱戏，还特别点了高二的《捉蝴蝶》、《放风筝》。高二便带班前往，在白沙演了三天戏，廖老板凡事不管，足足看了三天戏。高二婉转清丽的唱腔，俏皮妩媚的扮相，令台下的廖老板如痴如醉，心猿意马。第四天一大早，高二轻摇莲步，穿着身碎花小褂黑色绸裤，盘着圆圆的发髻，随管家来到廖家宽大讲究的厅堂。廖老板眯眯的眼光盯着高二发直，若不是旁人太多，他真恨不得赶将上去，一把将高二抱在怀里。高二见黑胖胖的廖老板，一副粘乎乎的模样，皱着眉接过一百块大洋，赶紧谢过廖老板，说是需早些起程赶路回淮川城。廖老板面露不舍，却不敢造次，说过两天要专程到淮川城拜访她高二。

果然，几天之后，廖老板便坐轿专程赶到淮川，急急地找到编爆庄公和庆老板教佬，开门见山地说定要讨旦角高二做小，请他务必出面玉成。教佬专心于生意，从不涉足娱乐场所，也从不看戏，只知城里有个唱小旦的高二，长得漂亮风流，便一直认定高二是女人。既是生意朋友出面相请，教佬便满口答应，当即派人去戏班找高二。

高二见过廖老板，知他在白沙名声极坏，便成心捉弄他。于是，他满口答应了下来，还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要大洋 500 块扎根（订婚）；二是不做